

中国民营地产界的小说版断代史！

紫溪◎著



1998—2010

十年狂欢的背后，是亿万房奴的血泪挣扎！

这是一个崩塌与新生、辉煌与没落、卑鄙与伟大并存的时代。深度透视房地产黑幕，全景展现地产最疯狂的十年！

团结出版社

中国民营地产界的小说版断代史！

紫溪◎著

1998—2010

十年狂欢的背后，是亿万房奴的血泪挣扎！

这是一个崩塌与新生、辉煌与没落、卑鄙与伟大并存的年代。深度透视房地产黑幕，全景展现地产最疯狂的十年！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产盛宴/紫溪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126-0057-7

I. ①地…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843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98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057-7/I. 11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楔 子 / 001
第 一 章 冲破 / 003
第 二 章 涂色 / 008
第 三 章 卑劣 / 022
第 四 章 犯错 / 033
第 五 章 蛊惑 / 051
第 六 章 迂回 / 062
第 七 章 败露 / 083
第 八 章 水墨 / 119
第 九 章 惩罚 / 146
第 十 章 开端 / 160
第十一章 魔咒 / 175
第十二章 折磨 / 196
第十三章 毁灭 / 226
第十四章 涅槃 / 269
第十五章 醒梦 / 309
作者后记 / 330



楔 子

有句话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武则天征服了多情懦弱的李治，建立了一个女氏王朝；慈禧征服了咸丰，当了四十八年的老佛爷。

女人要想征服世界，不单单是征服男人。

男人仅仅是个跳板，聪明的女人就顺着男人这块板纵身一跃，昔日的麻雀，今日的风凰。但男人这块跳板也分等级，比如楠木、香樟还是水曲柳，因此征服男人的女人，也就得分个三六九等。

女人要想放荡而不低贱，那就要看你跟了什么样的男人！

杨玉环跟了皇帝，人家再有婚外情，也是扶了正的贵妃；武则天老公死了，接着跟了儿子，谁敢说她低贱？皇帝都赐封了名儿叫“媚娘”了。

不分三教九流的男人都放荡，纯属低贱；专挑有身份地位的达官贵人放荡，尚可妩媚。

放荡也不能像捕鱼一样，遍地撒网，那样女人的身份也大打折扣。

李师师虽沦落青楼，但只为宋徽宗一人，身价显贵。

古往今来，几换王朝，易了春秋，但说来说去，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总是没有断掉。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能够诱惑这批现代女人去放荡，不外乎两个条件：或爱上了一个男人已经征服的世界，或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个男人。

柳闻莺，一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人，她始终坚信自己不属于放荡，更没有去诱惑过哪个男人？再怎么说明一个国字口设计院的建筑师，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绝

不臭名昭著。但是，自从遇上了林浩庭，她原本的高傲和独立就再也不能继续在大脑皮层驻扎了。

她无暇穿越千年考究当年的武则天是爱唐高宗这个人还是更爱他手中的江山，但是她知道，对于林浩庭，她已经从爱他背后的权力上升至爱他这个人、这个魂儿！

只因她的身份只能是暗夜中的魂魄，一旦白昼，魂飞魄散，即便如此，却宁愿身形飘零，丝丝缠绕，爱痛交织，生死不辨。

说不清是不是征服了一个男人，才征服了一个王国？抑或征服数个男人的心灵，才征服了自己的世界？却在征服了地产王国的巅峰之际，方知，高处恐不胜寒……

第一章 冲破

女人，总是善变的，而这变化往往来自于外界。

变了衣着，变了面貌，千万别让心灵有了微妙的变化。

一旦有了变化的端倪，一切就跟着改写了。

1

如草原上的马蹄一样急速高跟鞋的声音戛然而止，柳闻莺关上黑胡桃色的门，她细致地脱下那件花销掉她一个月薪水换来的职业套装，这套衣服是她周末的时候坐着公交车到燕莎购物中心去买的。她永远也忘不掉燕莎里那个小丫头看她的眼神，那双盯着她身上的衣服和手上的包的眼睛，不屑一顾！

去你的吧！本小姐风云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小丫头还在被窝里呜呜哭号没有被录取吧！站在那个包金的商场里为闪着金光的人们服务，你就以为自己镀了一层金？因此，当她对着镜子欣赏自己展现的风韵并无限满意时，根本不看价格就轻蔑地冲着那小丫头说：“帮我包起来！”

真爽，那小丫头脸上的肌肉都要僵硬了，她那皮笑肉不笑的脸立即堆满了奉迎，柳闻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高高昂起的头似乎已经狠狠地把小丫头踩在了高跟鞋的后跟下，“嘎吱——”她仿佛听到一只小白鼠的惨叫声，最怜悯小动物的她此时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快感。

走出燕莎的门，她叫了一辆的士直接打回了自己的住处，去你的吧，钱，钱，钱，本小姐从此就为了你而活着了。

柳闻莺内心终于冲破了自己的挣扎，女人，不能依靠男人，这个社会，谁都要依靠钱！

她回想起了周五在老总办公室时那一幕的暧昧。

当她把海天地产最近一期项目的设计方案呈给林总时，他不经意地触碰了她那双纤细如柳的手，在她立即抽身离开的时候，他说：“等一下！”

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她审过的方案，那个户型图是董事长上次来京时已经定稿的，柳闻莺也只不过是校对了门窗和隔墙的位置而已，哪有再审的意义？

林浩庭就是不忍心让她立即走开。

“还有事吗？林总？”柳闻莺骨子里的高傲令她十分厌恶他的装模作样。

林浩庭扫了她一眼，然后身体向前微倾，轻微地咳嗽了一声，很明显，这是他强行从喉咙中调用出来的一声。

“哦，小柳啊，今晚公司约了规划局的刘局长，你一起参加吧。”

“林总，我就不去了吧，我不会喝酒。”柳闻莺感受到了林浩庭的暧昧，也讨厌那些送往迎来的奉迎，她努力回避着。

“让你去不是叫你单单去吃饭的，这次我们要和刘局汇报新地块的方案，你要参与汇报的。”林浩庭全然一套总经理的口吻。

“不去不行吗？”柳闻莺可不怕林浩庭，在这个房地产公司中，她是惟一个手执建筑师大红本的人，董事长都视她为珍宝。

在海天，林浩庭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本来爱慕她的心思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海天，这乾坤还没有掉过来，乾为天，我林浩庭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小丫头，和我来这一套？

“小李，来——”林浩庭对着门外的秘书喊。

一个个头适中的女孩进来了。

“林总，您找我？”

“对，晚上和我一起接待规划局刘局去！”

柳闻莺听了这话，头也不回就走出了林浩庭的办公室。

望着她一扭一扭的背影，毛衣包裹着纤细的腰肢，如柳的腰下凸出的是翘起来的臀，林浩庭真有点怒火中烧的感觉，面容如此性感妖娆，谁知却浑身带刺，真是大杀风景！

柳闻莺初来北京，老公就千叮咛万嘱咐：北京不比咱莲州，林子大，鸟儿品种也多，别瞧着你在这个巴掌大的设计院里是把好手，到那里可不一定混得下去！没饭吃

了，遇上好色之徒了，马上回来！

说白了，他就是不想把千娇百媚的老婆放飞了！

甄平的这个老婆，身材高挑，面容也在端庄之列，如果鼻子再高些，她就是绝色了，就靠着自己的那双丹凤朝阳的眼睛，就足以迷倒一大把的色鬼们，她别笑，笑起来那双眼睛里就充满了秋水伊人的波光，如果在笑容中她再故意扬起自己的眼睛对谁挑上一眼，那家伙，好比通上了桃色的电波让男性同胞的内心痒得难抑。

当年，甄平就是被她的眼电波击中的，可姑娘愣是瞧不上他，生活离不了足球，爱情也拿球踢，不冷不热，又不会甜言蜜语，在柳闻莺看来，像他这样的榆木疙瘩，将来娶个老婆当然也应该是足球了！

可甄平的母亲厉害，莲州市建委标办副主任，老太太一看儿子瞧上的姑娘，不仅模样没得说，业务水平也响当当，当即拍板，动员前后上下的关系，为促进甄平和柳闻莺的婚事不气不馁而坚决战斗！

和谁战斗？

第一，和柳闻莺的母亲战斗！

第二，和柳闻莺所有的仰慕者战斗！

第三，归根结底，和柳闻莺本人战斗！

甄妈妈提出的这套思路，和她管理的招投标手续一样，选中目标、组织方案、提出报价，一一对症，绝对有效！

甄妈妈布置下去，平素前呼后拥的人们就开始各司其职执行了。

柳闻莺的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已经过世了，对柳妈妈来说，她此生最大的夙愿就是盼着女儿找个好女婿，有个扎实的倚靠。待甄妈妈实施第一方案时，柳老太太就眉开眼笑，这可是莲州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婆家啦，甄平邮电局的铁饭碗可不是普通的铁，至少也得镀层金了，婆婆手中的权力动动，那哗啦啦响的银子不就流水儿似的进了甄家？

虽说公公逊色了点，那也是退了休的老工人了，每月固定的收入，绝对不会拖累到儿媳的！

柳妈妈和甄妈妈一样，当机立断！当然了，她的斗争目标没有那么复杂，只一个方向：说服闺女！

要不说不说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是人精，80年代的女孩是猴精，70年代的女孩是傻子，当然了，60年代以下级别的，连傻子都够不上了！这柳闻莺，正值二十来岁的芳龄，上学时根本没谈过恋爱，不谙世事，工作了，母亲说铁饭碗能发出金灿灿的光，她的脑子几乎就是“铁”等同于“金”了，反正都是硬金属！

在母亲大力宣讲下，她眼里那个榆木疙瘩的甄平，有时候真好比是只大熊猫，满莲州都找不出这副珍贵的憨态了！

一场蒙着自由恋爱的面纱，包裹父母指定衣衫的婚姻，鞭炮声鸣中就宣告成立了。

3

有句话说：穷养儿子富养女。此话不假！养女儿就要带她见世面，只可惜，柳闻莺这个大世面见识的着实晚了一步。

1997 年里承担了北京锅炉厂的一个设计，应甲方的邀请，柳闻莺到北京开协调会，一切就是这样改变了她的人生。

金碧辉煌的餐厅内播放着肖邦的钢琴曲，餐厅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偌大的山水画，画中一首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

饭店的老板满头卷发，乍一看，不中不洋。

在柳闻莺的印象中，除非是个疯子，否则只有导演、画家、歌星才有资格留这个发型。但餐间的一曲箫音却让她大吃一惊。

就是这个看似疯子的男人，腕下流出《平沙落雁》，笔下绘出大帧的水墨，却开着豪华的餐厅，赚着商人形式的银子！

餐后，人家北京设计院的工程师个个开着小车告别了，莲州来的几位却乡巴佬般的青涩，除了画图，喝酒应酬一概不懂。

回来的路上，柳闻莺的脑子说什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了，凭什么都是一面红旗下的大活人，生活咋就那么不平等？

不行，要缩短差距！

这辈子等待祖国城乡差距的缩短估计春秋不足了，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乡村的，变换为城市的！

想到这儿，她豁然开朗，奔回家和老公提出来：“我要去北京打工了！”

“喂，我说，我要去北京打工了！”

“啥？打工？你这趟北京之行是不是撞鬼了？”

“什么鬼？！本人严肃重申：我，柳闻莺，要炒了莲州设计院，上北京！”

这一下，甄平不再自顾盯着电脑玩游戏了。

“老婆，你说胡话吧？”

“北京？北京那么大，你一个女人，打工？开玩笑！”

“不许去！”

.....

结婚这么多年，柳闻莺再也不觉得从前的榆木疙瘩憨态十足了，有时候，他就像一根细细的绳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死死地勒住她的脖子，因而窒息。

但这一次，她决心不再无声地屏息。

当天晚上，两口子睡一张床，柳闻莺故意把枕头拉得远远的，心想，甄平既然你限制我自由，我就躲着你。

甄平看老婆生气了，过来挠她的脚掌心，她一脚收回来，再挠，就揣了一脚，甄平说，小蹄子尥蹶子了，他就伏过来压在了她身上，开始挠她的胳肢窝，柳闻莺根本不笑，却流出了哗啦哗啦的眼泪，甄平就怕这个了，他把脸凑上来贴着老婆，一口就把眼泪吃到自己嘴里了。

“别跟我来这套，你下去！”

“不下！”

柳闻莺眼泪还是一个劲儿地向外涌，看样子，甄平不答应她，这泉眼子就绝不关闸了。

“老婆，你想去就去吧，就是别跟别人跑了。”甄平半开着玩笑答应了。

甄平的舌尖顶着她的上颌，柳闻莺绷紧的四肢开始软塌塌了，原本瞪大的眼睛闭上了，看着那一双闭紧的丹凤眼，上面两条眉毛弯弯的却透着股子妩媚劲儿，静静躺在那里在等待他的进入，甄平开始无法控制了，好多次，老婆就是这样，不光身体，就凭那张躺在枕头上的脸蛋，他就不能自控了。

柳闻莺掀过被子把两个人都蒙在了黑暗中。

“小声点，蓉蓉还没睡着呢——”

柳闻莺才不管，她反而放肆地叫着，她知道，甄平会捂着她的嘴的……

于是，1998年的初夏，一个倔犟得连孩子都不顾的女人，离开莲州，誓要把根扎在北京，最好开出茂盛的枝丫来，果实耀眼！

第二章 涂色

官场、商场、职场，就是一个暗藏的声色场，有很多时候，拒绝声色，就拒绝了
这个场地，为了生存，甚至攀越，很多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发觉，也许你已经被看不
到的声色涂上了颜色。

1

办公室内亮着柔和的灯光，柳闻莺静静地坐在办公桌旁，她抬头朝着办公桌旁边
的窗户转去，窗户边她摆了一盆绿萝，这种植物生命力真顽强，最初她用水泡着它，
不到一周的时间就生出了纵横交错的根，柳闻莺弄来了一个蓝色的瓷盆仔细地栽好了
它，没怎么打理，一个月的时间它就顺着窗户开始向上爬了。

她烦躁时总爱盯着它遐思，她发现，这种绿植具备一股难以想象的韧劲，它们为
了生存总是巧妙而隐蔽地四处寻找依托，有一天，柳闻莺发现，其中的一枝为了寻找
依藤，硬是从她挂在墙上的地图后面钻了出来。

那一天，柳闻莺备感激动。当时她疲倦地望着窗边，惊讶地发现地图后面竟然冒
出一片绿油油的叶子！那个可爱的东西呀，她惊喜万分，就像第一次看到女儿时的情
形一样，充满激动，迅速地从陌生到熟悉，继而心底油然而生的爱不释手，萌生去尽
心照料它的欲望。

从它崭露出的头角中柳闻莺甚至悟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她把自己比作那株
绿萝，为了向上攀爬不惜一切，甚至在夹缝中寻找依托、依托……

“丁零零……”桌上电话的铃声把她从大脑的遐思中拽了回来。拿起话筒，柳闻
莺说：“您好，哪一位？”

“柳工，林总请您过去。”是林浩庭的秘书助理李凌娟打来的。

“好的，我知道了。”柳闻莺撂下话筒。她知道，今天董事长从香港飞过来了，林浩庭叫她过去一定是商量设计方案。她整理了一番头发和衣服，然后拿了个笔记本，就向林浩庭的办公室走去了。

林浩庭的办公室内，张董事长已经在沙发上就座了，工程部的吴副总经理也在，林浩庭注意到，她穿着上比往常亮丽多了，但是他立即收回了在她身上飘过的眼神，绷着劲儿说：“小柳，来，找位置坐下。”

“这次请大家来是研究一下我们第二期土地的规划方案——”张老爷子发言了。他今年六十多了，有关他的传闻细则，均由公司的“小喇叭”广布：

曾经养鳖，不小心发了家，超级的先知先觉，1992年就花钱买下了北京的这块宝地。为啥说先知先觉？要知道，当年这块地可是地处荒凉，成片的农田，没有人烟，谁都不会想到，五年后，北京的繁华竟然会波及至此！

别看头顶光亮，老婆却是特等的年轻漂亮，鲜花插对了地方，人家有智慧啊……

小喇叭，乃海天地产公司行政部部长，年纪不到四十，最大的爱好就是传播公司内外的各种隐讳秘闻。柳闻莺来海天报到的第一天，有劳于她的费心，全公司的人便迅速知晓，这个拥有建筑师注册大红本的漂亮女人来自祖国的偏远地区，已婚，育有一女……

借助小喇叭的描述，柳闻莺偷偷观察了一下这位张董：脑门油光锃亮，后脑勺残留了珍贵稀疏的一丛花发，却梳理得格外整齐。“绝顶”二字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怪不得“绝顶”总是跟在“聪明”之后了，因为“聪明”未必“绝顶”，但“绝顶”之人一定“聪明”。

“这一期土地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四十万平米，代征的绿地面积占到了30%，对我们来说资源浪费很大，目前规划要求的退红线距离为十米，林总啊，有没有办法把绿地指标降低？这么宽的绿地设在城市的中心区实在浪费。”张董的眼睛直盯着林浩庭问道。

“张董，我会去想办法。”

“嗯，好的。”老爷子很满意林浩庭的回答。

老爷子继而转向柳闻莺：“小柳，你是我们公司惟一个学建筑学专业的，这一次的规划设计方案你好好推敲一下，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和吴副总、林总来沟通，你也可以打电话直接和我沟通。”

柳闻莺点了点头。

“散会！”

会议很简短，研究的经济效益极可观。

私营的公司绝不会用拖沓的会议耗掉打工者的时光，老板宁愿打工者个个都如同打了鸡血般，疯狂地卖力！

2

送走了张老爷子，林浩庭终于可以翘着腿放松一下了，他点上了一根万宝路，烟雾缭绕便于他思考问题。

十米缩减五米，这个总长度四千四百米的地块就可以增加出四万四千平米的土地来，用现在规划中要求的2.0的容积率来计算，就可以增加八万八千平米的建筑，每平米售价六千，就是五亿两千八百万的售房款。

五个亿，佩服！这个老头子，真是老奸巨猾，一句五米说得轻松，似乎和五个亿毫无瓜葛！大概以为现在的政府是他家开的吧，我林浩庭不知道要开启多少瓶茅台？就是喝成了脂肪肝，吐了血，牺牲就了义，都不一定摆平这帮滚刀肉的公务员！

新增的五个亿，别让这帮官员算出细账来，否则，政府的回扣至少也得按比例拿出一千万来，这个世道，讲兄弟情谊，喝酒娱乐，那都是工具，是敛财的方式，他们更看重的是真真实实的票子！

林浩庭不由吐出了一个个的烟圈，一个个大小层叠的烟圈形成了一个类似的勺子，此刻在林浩庭的眼里，这可不是一般的勺子，因为那里面可以挖出成堆的金子。

林浩庭更愿意这样的事件再多一些，这样他的生财之道会更宽更广。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年薪才不过二十万，在北京这个金砖满地的城市中实在是不值一提。目前他的住宅也不过是公司开发的一套三居室，林浩庭向往大别墅，他认为只有那种远离闹市、在一片莺声燕语的植被后隐匿的一座宫殿才适合他这样浪漫的才子。他设想过属于自己的宫殿，纯白或者灰色的墙体砌筑在根根的绿竹后面，白色的围栏内满眼绿色的高尔夫球场，靠近宫殿的周围高矮错落的绿树和鲜花吐纳新鲜，走在院落中就像是在一幅水墨画中徜徉。在摆满古色古香的家具的会客厅内，他可以邀得三五个高雅的友人，沏一壶大红袍或者普洱，他最要好的友人汪雪冰吹着箫，对，就选那首古琴曲《平沙落雁》，情色馨香，幽之渺渺，醉卧觥筹……

不知为何，他忽然联想到了柳闻莺，这个尤物，他心里慨叹着，自从上次被她拒绝后，他的心里就从来没有放下过她，这就是男人，林浩庭自己都唾弃这类高等动物，看着吃不到嘴边的，就觉得是最好的！

一番唾弃之后，他依然继续自己的想入非非，离不开自己这身血肉皮囊，就离不开女人！

她今天着装很得体大方，那身紫罗兰色的套装恰好地修饰了她的小蛮腰，她从林浩庭办公室走出去时那上翘的屁股左右摇摆着，搞得他至今脑海中就只有她了，如果在自己的宫殿中再能有柳闻莺翩翩起舞，他宁愿醉死在那浅酌杯盏中。

一圈圈卷曲如蛇的烟雾从口中吐出然后漫散，笼罩着自己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他对自己的相貌还算满意，上天总是赋予浪漫的人可以去享受浪漫生活的天赋，林浩庭认为他的前世一定是个酒鬼兼诗人，说不定就是在一株醉生梦死的石榴树下醉死。

想到那预设的一千万，他拨通了电话。

“刘局，现在你在局里吗？”

“我正在开会，一小时后再打。”

“好，那我一小时后去你办公室。”

3

办公室内的柳闻莺，已经开始翻阅二期土地项目的地形图，听到门外几声“咚咚咚”的敲门声，就头也不抬地说了声：“请进！”

“小柳，在忙吗？”吴副总迈着大步子进来了。

吴立波是公司负责工程的副总经理，个子一米八五，小眼睛，所以鼻梁上总架了副金丝边眼镜，往工地那里一站，鹤立鸡群，林浩庭就是看上了这点才提拔了他，冲那架势就可以镇一镇包工队的民工了。

“哦，吴总，不忙，您说。”吴立波是柳闻莺的直接上司，柳闻莺再牛，也不好说“忙”这个字。

“你看一下那个北方设计院的方案，在新规划中考虑一下，这个设计院很不错的。”

柳闻莺就是从设计院跳槽出来的，她太了解现在设计这一行僧多粥少，在市场化竞争中谋生，为了获得一个设计项目，几乎所有的设计院都不惜运用各种二流的手段，因此，吴立波这一句话，她极为敏感。

她没有立即说“行”，或者“不行”，凡工作场合，她的经验就是尽量少发表意见。

“哦，小柳，听说你以前在西北搞设计？”点明主题后，为了拉近距离，吴立波开始借故寒暄。

“嗯。”

“屈才啦！”

“建筑师哪里看得上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大型设计院抢都抢不及！”

柳闻莺可不爱听这话，你这不是损我在设计院混不了，才来这里？

“我想换个环境！”她说。

“哦，对对对，年轻人多换换环境有助于发展。在海天搞建筑设计的是稀缺人才，好好干！”

柳闻莺实在怀疑他这话是否发自内心，心想，我好好干了，受到重用，挡了你的道，你能高兴吗？

她顺水推舟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吴总有经验，您看，我出门在外的，以后呀，还要靠吴总多提携呢。”

她说得很亲切，说得吴立波心头暖烘烘的，这个丫头，真是机灵，倒小瞧了她，看来以后要多提防着点了。

正说着，林浩庭的电话直线过来了。

“小柳，收拾一下和我上趟规划局！”

柳闻莺迟疑了一下，看一眼吴立波，心想林浩庭怎么没有叫吴立波去呢？

“怎么，不是吃饭，是去说明项目指标的事！”

原来他对上次吃饭的事仍耿耿于怀？

“哦，林总，我马上收拾！”

看电话挂断了，吴立波问：“和林总上哪儿去呀？”

“规划局。”心想这人也太赤裸裸了，难不成林浩庭的指示你也不满意？

吴立波脸色诡异，嘴里说着“去吧，好好配合林总”，腿已经迈开，只两步就跨出了房间。

4

四十分钟后，柳闻莺准时地站在林浩庭的办公室门口了，她肘弯里夹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林浩庭发现，她不仅变换了服装风格，而且面容表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严肃的古板式转化为微笑的亲近式。

他不知道，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推动力，自从上次林浩庭带李凌娟去吃饭，小喇叭就在公司大肆宣扬，说林浩庭本来要带柳闻莺去的，结果看柳闻莺穿着太土，怕影响公司形象，所以就临时改变了决定。

这消息刚刚传到柳闻莺耳朵里时，她差一点把肺气炸了，心想这人肉广播怎么也不能黑白颠倒了啊？如果不是劝告自己要冷静，她几乎就当众宣部：林总本来是叫我去，是我拒绝了他，才带了李凌娟的！

冷静总会让人变得聪明的，柳闻莺想如果那样做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索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行我素！

但是，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不小程度的打击，在莲州，自己就是披个麻袋出去那也是莲州一枝花，谁敢说土气？到了这里竟然被扣了这顶难听的帽子！

从莲州跑到北京，柳闻莺就是为了驱除二级城市的低等级，现在说她土气，正好揭了她心头的伤疤。

大小姐一不做二不休，上北京最高档的商场，全面布置自己，势必要看看这大厅内一双双的眼睛会不会闪烁成星星！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结果，燕莎的高消费给了她一个不小的刺激，也给她的人生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课程，从前视为铜臭气的清高女人，现在开始认同钱的另类价值了：

某种程度上，钱代表地位，代表了身份。

男人有了钱，代表了成功，女人有了钱，可以不受男人摆布！

这时的林浩庭，目光几乎惊艳了，第一次看到柳闻莺这样的笑容，怎么看都是高贵中带着风情。

他很欣赏地看了她一眼，就兴冲冲起身了：“走！”

两个人走出大厅的时候，柳闻莺已经感觉到背后的人头攒动了，一定是小喇叭在搞现场直播了……

柳闻莺猜都猜得出来直播的内容了，她一昂头，不予理会！尽情发挥吧，只要能够向上攀爬，无谓乎方式和方法，况且，这时候，本小姐没有行歪路，身正不怕影斜，唾沫星子不是自己嘴里的，谁也管不住。

柳闻莺的判断没错，但这场直播却激怒了一个人，林浩庭的秘书助理李凌娟。

有很多时候，女人之间并没有隔阂，促使隔阂滋生的都是她们生存环境中的局外人。几个人窃窃私语，目光间或扫射李凌娟，似乎这两个女人已经是剑拔弩张的情敌了。李凌娟受不了这种排她性的讨论会，她气鼓鼓地踩着高跟鞋出门了，内心的憎恨，却完全地转移到了柳闻莺身上。

5

刘局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在外间秘书的通报后，林浩庭带着柳闻莺进去了。

刘局长站起身来说：“林总，怎么着？有事？”

“刘局，今天我们的张董事长来公司了，老人家快要七十了，行动不便，没有亲自